

大俗大雅 宝鸡话

舒服与难受

编者按

舒服与难受都是人的感觉，但不同的“舒服”，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而不同的“难受”，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本期选取的4个宝鸡方言词语，就能具体地描述出究竟是怎样的舒服和难受，比较之后，或许您也不禁要为宝鸡方言的丰富而赞叹了。



熬煎 (ao jian)

本报记者 祝嘉

“他坐在那儿，一会儿玩铅笔，一会儿玩橡皮，半小时能写完的作业，硬是写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在旁边看着能熬煎死。”8月5日晚上，家住金台区新福路的市民王海荣在散步时遇到孩子同学的

家长，说话间提到自己的孩子。王海荣说，孩子快10岁了，但无论上课、看书还是写作业都不专注，这让他感到十分焦虑。在宝鸡，人们喜欢用“熬煎”来形容内心的痛苦，近似于普通话里的“煎熬”。

熬和煎都是烹饪方式，《辞

源》里，熬的本义是“文火慢煮”，引申出“强忍、挨过”之义，煎的本义是“有汁而干”，引申出“忧烦、逼迫”之义。《辞源》也收录了煎熬和熬煎两个词；煎熬有烹煮之义，也有“形容心情焦灼愁苦，折磨”之义；熬煎有煎煮之义，也有“比喻苛

税杂捐的压榨，忍受折磨痛苦”之义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煎熬还是熬煎，都是以小火慢煮的烹饪方式，来比喻内心受到的痛苦——由小到大，不断累积。

相比煎熬，宝鸡人更喜欢说熬煎，并且在发音上将“熬”字读得很

重。比如：“孩子到青春期了，不管我说啥，孩子都要对着来，我一天到晚熬煎的。”再比如：“熬煎啥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

在熬煎的基础上，宝鸡人还喜欢说“发熬煎”，即发愁的意思。比如：“又在这儿发熬煎呢？不要愁，多跟家人商量，办法总会有的。”再比如：“你发啥熬煎呢？事情赶在那儿，不管你想做不想做，都得做。”



品麻 (pin ma)

本报记者 罗琴

“今天外头热得跟蒸笼似的，你倒会享受生活，找个有空调地方待半天，品麻很！”8月5日，市民刘璐下班回家，听儿子说暑假这几天，天天去图书馆“蹭空调”，忍不住打趣道。

在宝鸡方言里，品麻常指一种令人羡慕的舒适、自在和享受的状态。我市退休教师李广文告诉记者，形容

一个人会享受、懂生活，或是有小资情调的时候，宝鸡人习惯用“品麻”这个词，而且说话者往往带有羡慕对方这种轻松、惬意、潇洒的精神状态。说到品麻，也很有画面感。比如：“年轻人一放假就自驾游，逛到哪儿吃到哪儿，真是品麻！”“咱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，喝喝茶聊聊天，也很品麻。”

李广文说，在宝鸡方言中，形容舒适的词除了品麻，还有“嵌合”“倭也”也很常用，这些方言都用来表示舒服、自在、满足的状态，不同的是，嵌合、倭也更多形容自我的感受，而品麻则是描述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状态。“不仅自己觉得惬意，别人也认为你很舒适、潇洒。”李广文还说，在这个层面上，

“品麻”就多了一分炫耀、显摆，但绝对没到令人反感的程度。

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人人都可以“品麻”，但要切记，“品麻”也得把握好度，什么时候都不能注重享受而轻视上进，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在适当“品麻”和努力奋斗中找到平衡，才能让自己拥有更加充实、精彩的人生。

难怅 (nan chang)

毛丽娜

说起“难怅”这个词，在西府人的心里，它不仅仅是“难”那么简单，更像是碰到一件事难处理，心里头纠结、发愁、难过。8月6日，市民吕燕燕两次给笔者说到“难怅”这个词。她说：“前一阵子，我父亲突发疾病住院，接到病危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都揪紧了。高

昂的医药费和病床上日渐消瘦的父亲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‘难怅’。但好在亲戚朋友们鼎力相助，父亲最终转危为安。这段‘难怅’的经历，让我变得更坚强，也让我心里头充满了感激。”

我市退休教师田招娣对“难怅”一词有着更为深入的解读，她解释道：在西府方言中，“难”字常表示不容易、难做到。在情感上，“难”也常表示内心的不安、不快或悲伤。而“怅”字则更多表

达一种失意、遗憾、不满足、不痛快的情感。因此，“难怅”这个词融合了“难”和“怅”的复杂情感，它表达了人们在面对困难或挑战时，感到难以应对又充满失落、遗憾或不甘的复杂心境。

在西府人的日常生活中，“难怅”无处不在。比如：农民面对干旱少雨时无奈叹息道：“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遭殃，把人难怅得没办法。”工匠师傅在面对复杂工艺时，眉头紧锁：“这活可把人难怅坏了。”有

的学生在做功课碰到难题时也会嘀咕：“这解题过程真是难怅，不过再难我也要把它解出来！”

在西府人的语境中，“难怅”考验着人的智慧、勇气，同时也磨砺着人的意志和毅力。



啾活 (chan huo)

本报记者 祝嘉

“好咧，这下啾活了。”8月9日，随着跟自己挤在后座的同事下了车，市民闫文斌扭了扭腰、伸了伸腿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闫文斌和三个同事约着下班吃饭，车子临走前，另一个同事非要搭个顺风车，本来就不宽敞的后排，挨挨挤挤坐了三个

人。闫文斌坐在中间，脚都快没处放了，直到同事下了车，他才感到舒服了点。

在宝鸡，表达舒服时，人们常说“嵌合”，但有时也说“啾活”。其中稍有不同的是，嵌合意为恰到好处、称心如意的舒服，更侧重心理感受；啾活意为不束缚、不局促、不僵硬，更体现在身体感受。

“啾”字的本义是声音舒缓，《礼记·乐记》有：“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；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

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啾以杀。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啾以缓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：所谓“乐(yue)”，是由音所构成的，而其本源在于人心对外界事物的感受。所以，人心有了哀伤的感受，发出的声音便焦急而衰弱；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，发出的声音就宽松而舒缓。

由此，“啾”字引申出宽舒缓和的意思，用来形容人安闲、惬意。《诗经·大雅·崇高》有：“申伯番番，既入于谢，徒御啾啾。”意思是：申伯

(周宣王的舅舅)气宇轩昂，步入新落成的谢城，随行人马步态舒缓、面色和悦。

“啾活”的“啾”字，取的就是宽松、舒适之意；而“活”字很好理解，取的是灵活、松活之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的人不会严格区分，而习惯用“嵌合”来表达一切舒服的感受；有的人还会单用一个“啾”字来形容舒服，如“你看人家这真皮大沙发，多啾！”或“把你啾的，空调一开，汽水一喝”。

本版插画 陈亮作